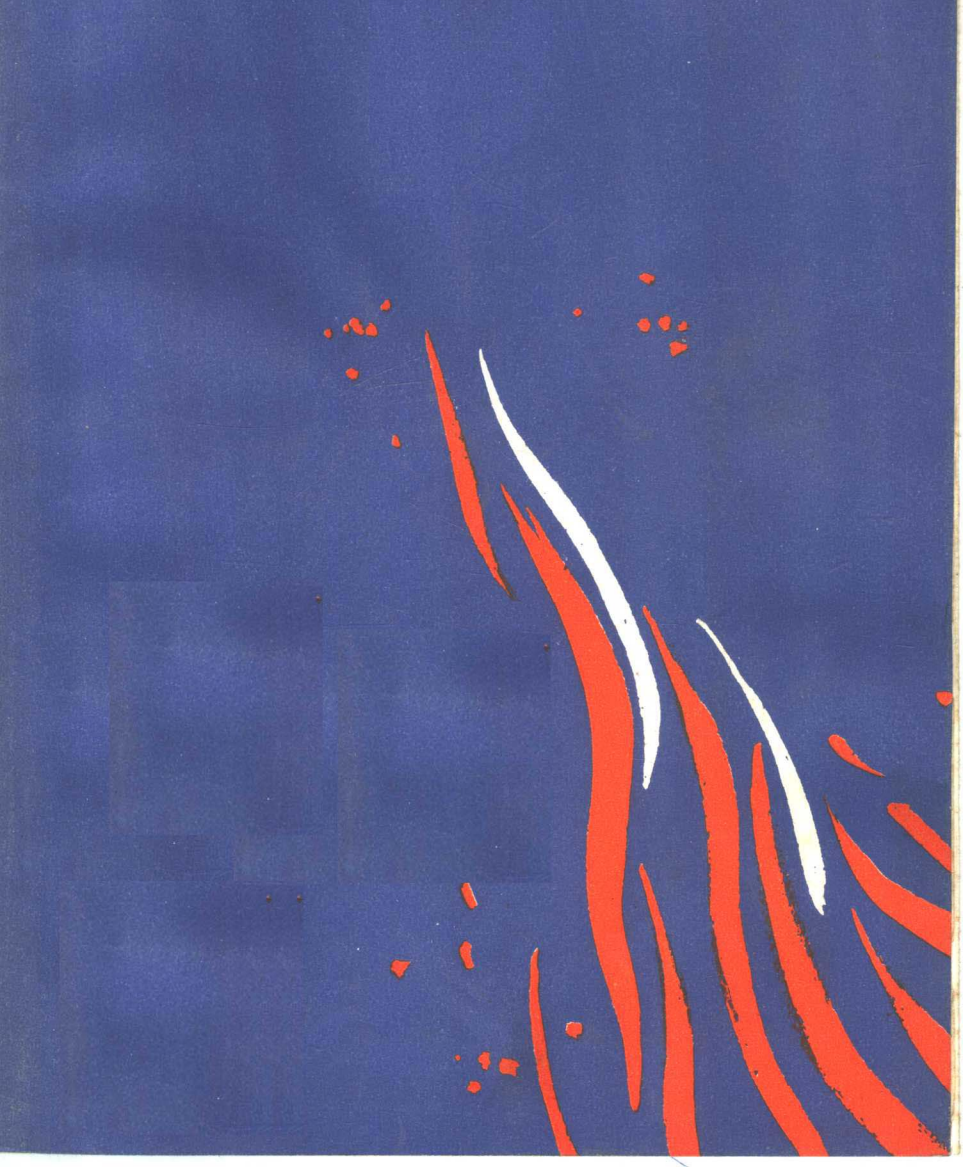


1 9 2 6 年 的 火 炬

卓别尔·阿·阿等著

黄元焕等译



1926年的火炬

[印度尼西亚] 卓别尔·阿·阿等著

黄元焕等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原 序

約 多

有一个时期，正当觉醒的无产阶级文学要向前发展的时候，有人曾經用“口号文学”、“宣傳文学”、总之不是“純文学”的罪名，企图加以扼杀。

无产阶级作家沒有在这种叫囂面前退縮，因为退縮不是无产阶级的品质，也不是无产阶级作家的品质。他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鍛炼；在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意識日趋成熟的同时，也在磨利着自己的文学笔鋒，不允許“资产阶级文学已經无能为力而无产阶级文学还不能担負起任务”的情况长此下去。高尔基不是在一天一夜之間变成天才的，魯迅也是如此。假如瑪斯·瑪尔可^①沒有早逝的話，我們印度尼西亚可能已經拥有自己的文学巨匠了。

① 瑪斯·瑪尔可(Mas Marco Kartodikromo)，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后印度尼西亚杰出的作家，用方言及印度尼西亚語写作，著有《宮廷秘史》、《瘋狂》、《綠色的学生》和《独立意識》等。1928年逝世。

現在，那些以“人民文協”^①的短篇小說“帶有傾向性”為借口而拒絕承認它們的可笑的批評家們哪里去了呢？把“人民文協”的詩歌污蔑為“無病呻吟”的可憐的批評家們又到哪里去了？他們最好不要像遊客那樣，僅僅走馬觀花一番就大發表其籠籠統統的感想，瞎說什麼“印度尼西亞人喜歡幻想”、“日本人是騙子”、“蘇聯人態度生硬”一類的話。請他們來對具體作品進行具體的批評吧。儘管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只要多少能指出一點我們的文學形式和藝術加工方面的缺點，我們革命作家還是會從中吸取教訓的。但是，難道這些先生們能夠說革命作家寫的是廉價小說、沒有道德觀念的低賤的文學嗎？能夠說它們是反動的、反人民的文學嗎？

文學和人的生活一樣，有的是無聊的、投機的，但也有的是有內容、有意義的。必須指出的是，無聊的文學由於它具有無聊的傾向性，是充滿了毒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並沒有因為沙努西·班尼^②或者

① “人民文協”：人民文化協會的簡稱，印度尼西亞進步文學藝術組織。

② 沙努西·班尼(Sanusi Pane)，1905年11月4日生於蘇門答臘，“新作家”派作家，著有散文詩集《愛的光輝》、十四行詩集《雲花》、詩集《流浪人之歌》及劇本《愛爾梭加》等。“新作家”派是指團結在《新作家》雜誌周圍的作家，一般都具有愛國主義及反封建的思想傾向。

阿斯瑪勒·哈地^①的作品“帶有政治傾向性”而對這兩位作家加以非難，這是為什麼呢？馬雅可夫斯基說得對，當他寫“我在花園里行走”的詩句時，是帶有傾向性的，即帶有“吸引少女”的傾向性。詞藻華美、結構謹嚴而不含“政治意味”的文學，能說是沒有傾向性嗎？當人民起來進行反抗的時候，這種文學只能起麻醉人民的作用。難道有人能夠否認這一點？催眠的文學就是反動的文學，這是千真萬確的。

艾地同志曾經說過這樣含有激勵意味的話：“革命文學的青黃不接的時期什麼時候結束？”這句話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然而很明顯，如果人們對青黃不接感到憂傷，他們不是在責怪農民，而是考慮如何爭取明年更好的收成。

團結在“人民文協”里的革命作家，遵照其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五九年在梭羅召開）的“政治是統帥”的口號，正在埋頭苦幹。他們不顧長期地對革命“負債”，已經走向了基層。

在反抗荷蘭帝國主義的第一次民族起義——一九二六年起義三十五周年之際，“革新”出版社把阿南塔古納、阿卡姆·韋斯比、卓別爾·阿·阿、伊斯干達爾和蘇吉爾蒂等幾位作家寄來的稿子編印成這本短篇小說集出

① 阿斯瑪勒·哈地(Asmara Hadi)，1914年生，“新作家”派作家，著有詩集《在鐵絲網背後》。

版了。我对这项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如果可以打这样的比方，我此刻的心情是：一个航行者虽然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但已经停泊在他航行中的第一个海港了。

那些对政治抱有恐惧心理的人，可能要硬着头皮这样说：“难道这不是命令文学吗？”其实哪一种文学不是受心灵的“命令”写出来的？哪一种文学不是受形势的“命令”和斗争的“命令”写出来的？就如同八月革命强迫人们在倒向共和国或倒向“尼卡”^①之间作出抉择一样，阶级斗争也在强迫人们在倒向进步还是倒向反动、倒向人民还是倒向帝国主义、倒向农民还是倒向地主以及倒向工人还是倒向资本家之间，作出抉择。我们的文学的确是命令文学、政治文学和口号文学。但它们遵从的是祖国、人民和革命的“命令”、“政治”和“口号”。

“艺术为人民服务”受到嘲笑的时代已经过去，“为艺术而艺术”受到吹捧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死亡，是会有人替它送葬的，也许只有它的墓碑能多少勾起人们的一点记忆。这不仅仅是“人民文协”的胜利，而且是原则的胜利，是人民和革命的胜利。

1961年11月3日于雅加达

① “尼卡”(Nica)，音译，即“荷印民政机构”(Netherlands Indies Civil Administ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临时行政机构。

目 次

原序 (黃元煥譯)	約 多 (1)
破坏 (梁立基譯)	卓別爾·阿·阿 (1)
最后一次會議 (湯家瀚譯)	阿卡姆·韋斯比 (22)
D 号牢房 (黃元煥譯)	沙·阿南塔古納 (34)
苏卡艾西 (黃元煥譯)	苏吉阿尔蒂 (50)
来自流放地 (楊松齡、薛河獻譯)	
.....	德·伊斯干达尔 (59)

破 坏

卓别尔·阿·阿

—

在东苏門答腊的一个小市鎮外，紧挨着一家橡胶和烟草种植园，有一个小小的打铁鋪。一次不幸的遭遇把我带到了那里。那时我才十六岁，还是一个文盲。我正急着要找活干，于是便恳求一位铁匠收留我做徒工。铁匠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不像我见过的一般铁匠那样身强力壮，他滿臉都是絡腮鬍子，其实年紀并不很大。

我也許是因为年紀小，求事心切，所以帶着一副可怜相向他苦苦哀求。这使他有点恼火，用严峻的目光瞅了我一眼，生气地說：“你这个人怎么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呢？年輕人应该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你这样低声下气地哀求，人家只会廉价雇用你。而且还要瞧你不起！”

听他这么一說，我有些心慌意乱，連忙把头低了下来。铁匠馬上又說了：“干嗎又要低头呢？来，把头抬起来，說吧，瞧你这副瘦骨头，还能干什么活呢！”

我照他的話把头慢慢抬起来，說：“我沒有干过活。”

“那你打算做什么啊？”

“听您的吩咐，什么活我都願意干。工錢也全由您斟酌。”

“这又不对了。”他說話的語气和緩不少，“不能那么办，應該事先商量好，做到合情合理、双方同意才对。”

他叫我在火炉旁坐下，炉上放着几块燒得通紅的铁掌。他給了我一杯茶和一片烤白薯，然后坐在一張凳子上又問起我来：“你怎么不到种植园去找活干呢？”

“我去不得那儿，大叔！”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爹……”我犹疑起来，不敢再往下說，怕說出来他会不收留我。

“怕什么，說下去，你爹怎么了？”他催促着。

我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說：“我說了你还收留我嗎？”

“只要說实話，我一定帮助你。要是撒謊，那我只能作另外的打算了。”

我还是不敢馬上回答。他看我还在犹疑，便連問帶猜地說：“莫非你爹在那里干过活，犯了什么大錯，也許是偷了东西吧？”

“不！”我連忙否认，心里感到十分委屈，“我爹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他是做錯了一件事，可不是有意，是被逼的。他遭到大老板的毒打和侮辱，忍无可忍才把大老板

砍了。”

“这就是你爹做错的事吗？”他对我说的话发生了兴趣。我于是便大着胆子继续说下去：“是的，我爹差不多天天受大老板的毒打和虐待，其实也不只我爹一人。后来我爹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在那倒霉的一天，用锄头把荷兰大老板的脑袋砸破了。现在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我娘也被解雇了，我们一家从种植园里给撵了出来。”

铁匠默默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我抬头望了他一眼，他的双手正使劲揉搓着。

“好吧！”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开始说，“我相信你说的。你爹做的对，应当这样回敬大老板，至少他维护了被压迫者的尊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这么干，不过采用的方式会更好。”

我没有听懂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接着又对我说：“你就留在这儿吧！说实话，活并不多，不需要添一个助手，但也不等于你完全无事可干。”

我高兴得连忙回答说：“好吧，大叔！”

他站起来摸摸鬍子，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瞧了一下，然后走到门口，向大路的一头眺望。他好像在等什么人，显得有些焦急。他望了一会儿，又回到屋里坐下抽烟。

“你上过学吗？”他又开始问我。

“没有，”我回答说，“种植园里没有学校。我爹供不起我到远地念书。”

“看来你頂喜欢你爹。”

我点点头。

“当然罗，每一个人都應該体貼自己的亲人。不用說你一定恨死了那些混賬的荷兰人，对嗎？”

“是的，大叔。”我回答說。

他又站起来向門外張望，头也不回地对我說：“你願意讀書写字嗎？我认为光恨是不够的。荷兰人最狡猾不过，要恨他們，反对他們，就得多多学习，你說对嗎？”沒等我回答，他又回过身来，斬釘截铁地說：“学习也應該列为你的一项工作！”他規定我每天必須用一个小时来讀書写字。

我对这个滿臉鬍子的铁匠开始怀疑起来，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时，有一辆大車从大門口經過，一个短小精悍的男子汉从車上跳了下来，他弓着身子呼的一下跑进屋子里来。車子沒有停，又开走了。我認識这个人，他是我爹以前干活的乙种植区里的监工。

“我来晚了一些。”那个人一面說一面把竹帽往桌上乱扔。他的头发又細又短，像黑猫身上的毛似的。他随手拿起桌上的水壶，往嘴里直灌，仿佛快要渴死的样子。

“我真以为你不来了呢！”

“哪能不来啊！”监工說着，轉过臉来看了我一眼：“噢，……这不是皮亚摩的儿子嗎？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他当了我的助手。”铁匠代我回答。

“那好极了，好极了！”监工一面說，一面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一番：“只要好好干，西門一定会把你培养成人的。”

“好了，現在說說吧，事情办的怎么样了？”铁匠問道。关于他的名字，我头一次从监工口里听到。

“沒問題，一切都办妥了。‘收割’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就等你作最后决定了。”

“所有的‘秧苗’全插上了嗎？”

“我說过，一切都办妥了，难道还有可怀疑的嗎？”监工說罢，把剩下的白薯片一扫而光。铁匠紧鎖双眉沉思了片刻，微微地点了点头。

“啊，差点把你給忘了！”铁匠的眼光落在我身上，突然叫了一声。他立刻摸摸口袋，掏出一块銀洋，說：“你先回家去吧，把这块銀洋交給你媽媽，立刻就回来。”

我看到銀洋，高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可是，他突然又把手縮了回去：“等一等，你不能无缘无故地收下它，你自己挑选吧，是凭白无故地送給你好呢，还是作为預支給你的工資好？”

我一时回答不出，有些难为情，不知該怎么办。他用銳利的目光瞧着我：“我不是作弄你，你自己决定吧，选择哪一种方式？这块銀洋你可以拿走。”

我考虑了一下，肯定地回答他：“作为我的預支工資吧！”

“选的对!”监工咧开嘴笑了一下,大声嚷起来。我感到臉上热辣辣的。

“好,快走吧,天黑以前务必赶回来!”铁匠命令道。

我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钱,我一回到打铁铺,便把母亲的感激告诉了西门。他只是笑了一笑。

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身体结实的监工已经不在,又换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人,伸直了双腿坐在床上。他的相貌有些怕人,蓄着两撮浓黑的大鬍子,头发蓬乱,身上穿的一件柳条汗衫紧紧地把宽大的胸脯裹住,外面还披着一件中式的黑衣衫,一只镶着玛瑙的海中植物制成的手鐲像条小蛇似的缠在他的左手腕上。

西门指了指放在他腿边的一个小黑帽问道:“你带的纸牌够了吗,查玛?”

“我想是够了。”查玛说着,从小黑帽里掏出一张纸牌来。

“原来是个赌鬼。”我暗忖着。

铁匠穿上了一身黑衣服,连头巾也是黑的,再加上他满脸的络腮鬍子,样子格外阴森怕人。他把一把砍刀往身上一插,问道:“都准定来吗?”

“我想没有问题,也许她来不了,他的妻子在一小时以前刚刚生产。”

“地点怎么样,保险吗?”

“没问题,万一遭到围捕,脱身也容易。我和施曼把

一切都布置好了。”

他們繼續談着我听不懂的事。可他們为什么要怕圍捕呢？我想他們准是到工人區去賭博。可是在種植園里從來是不禁賭的，賭博是司空見慣的玩意兒，誰也沒來管過。

“你去睡吧。要是餓了，飯籩里有飯。”西門吩咐了我一聲，我點點頭。他們動身走了。外面，暮色已經被黑夜代替，轉眼之間他們便在黑暗中消失了。

打鐵鋪里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打開席子鋪在地上，躺了下來。這時，我的腦子里又對剛認識的那些人產生了種種疑問。我回憶白天跟西門的談話，回憶我听到的他們之間的談話，疑心更大了，似乎有不少神秘的東西遮蓋着他們。他們的行迹很可疑，不知暗地里在搞什麼，我一時無法了解。打鐵鋪里倒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跟我見過的一般小鐵鋪沒有多大區別：滿地的碎鐵塊、煉鐵爐、風箱、鐵砧、鐵鉗和鐵掌等等，無一不是一般打鐵鋪里常備的東西。

西門和帶手鐐的人很晚才回來，但并不馬上睡覺。我不知道他們盡扯些什麼，聲音小得近似耳語。後來西門坐着寫東西，帶手鐐的人却在拚命地洗牌。可是他洗牌的動作看起來却非常笨拙，沒有發薪時我在工人區里常看到的賭徒那麼熟練。

“還有時間睡一覺，你先睡吧，查瑪！”西門關心地說，“明天夠你累的，還得走很多的路，讓我一個人多抄几份

吧。”

帶手鐲的人一聲沒吭地站起身子，伸了一個懶腰，從牆邊拿了一張席子，在離我不遠的地上鋪好，便躺下睡了。他用手當枕头，不一會功夫就鼾聲大作起來。

當我早上醒來的時候，帶手鐲的人已走了，西門正在燒開水。我從井邊回來時，西門對我說：“今天沒有多少活干，咱們不開業了。你到市場買支石筆來，我們不應該耽誤學習，再拖到明天就不好了。你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嗎？”

“是的，我都準備好了。”我回答說。

“這才對，早一天識字，你就能早一天認清誰是你的敵人。”

我買石筆回來，西門已經睡着了。我隨便干些活等他醒來。我把屋子打掃一遍，整理好凌亂的工具。桌上還放着昨晚帶手鐲的人留下的紙牌。我仔細一瞧，發現那些紙牌還很新，一點沒髒，也很少有磨損的地方。我心里不由得納悶：“他們並沒有賭博嘛！那麼一宿盡干些什麼呢？”西門睡的正香，我只好一個人跑到廚房里準備午飯。快到中午的時候他才醒過來。那一天我頭一次學會念、寫自己的名字：波莫。

二

幾個月過去了。最初我還有一些搞不清，現在終於

知道西門和經常来找他的是些什么人。他們之中有很多是从远方来的人，有的是秘密地从一些城市来的。

有一天，西門对我說：“現在輪到你来帮助我們了。你只要把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不跟任何人去說，就是对我們帮了很大的忙。虽說你是新来乍到，年紀又小，但我們已經可以信得过你。你想要成为一个好人，首先就必须不辜負別人的信任，哪怕为这个遭到困难也毫不在乎！”我向他保证一定不辜負他的信任。从来沒有人这样信任过我，从来沒有人把自己的秘密全部告訴过我，难道我能辜負別人的信任嗎？

“記住，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和其他同志的安全都和你有密切关系，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事业的安全。”他接着又說，“你是个好孩子，聪明伶俐，很有前途。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日子在等待着你。我們的目标是远大的，那就是祖国的独立和全体人民的自由。让自由屬於我們大家，屬於像你爹那样的人吧！”

从此以后，西門跟我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向我讲解各种問題，也叫我做各种差事，如送信，給同志們傳達指示等等。

帶手鐐的人有时候也来。我变得很喜欢他了。說实話，他并不阴森可怕，而是一个溫厚的好心人。有时候他也找我聊天。

每逢人数不多的时候他們就在打铁鋪里开会。人人

手里拿着紙牌，展开討論或辯論。我在外面放哨，遇到有可疑的情况就立刻向他們报告。我已經认得好几个密探和特务。以前一碰上这些家伙，西門就指点給我：“那就是荷兰的狗腿子，他要是来跟你扯話，得当心一点，誰知道他要的什么花招！見他来了，最好是躲开点。”

我受到这样的信任，心里感到非常自豪，仿佛自己已經长大成人了。我經常問这問那，但不能說我已經能全部理解他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不，現在还不到你該知道的时候。”他經常这样回答我的提問，或者說：“等着瞧吧，将来你自己会明白的。”

有一次我問西門：“‘收割’和‘炭簍’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門立刻反問我：“你打哪里听来的？”

“你們自己常說的呀！”

“嘿，你的耳朵太尖了。我們說什麼你全听进去，这可不太好。”

“可我从来沒跟任何人說過呀！”

“你要是說了，我早就把你的舌头拔掉啦！”帶手鐐的人恶狠狠地插进一句。

从此我越发小心謹慎了。

打铁鋪的活并不是西門的主要工作，但他仍然跟我一块儿做活，制造一些砍刀啦、斧头啦、铁锹啦等等简单的工具和馬掌。